

二十世纪留言文学丛书



雷 加 著

雷加作品自选集

作家出版社

雷加作品自选集

雷 加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加作品自选集/雷加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12

(二十世纪留言文学丛书/崔道怡 主编)

ISBN 7-5063-2002-9

I. 雷… II. 雷…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8316 号

雷加作品自选集

作 者: 雷 加

责任编辑: 罗静文

封面设计: 吴晓庆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唐幻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33 千字

印 张: 13.875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63-2002-9/I·1986

总 定 价: 206.00 元 本册定价: 34.7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LEI JIA ZUO PIN ZI XUAN JI

第一辑

大运河	3
火烧林	8
沙的游戏	12
柳 赞	17
走西口	25
列岛童年	36
江河行	45
向纬度挑战	53
胜利油田即景	56
这片沼泽	63
渤海印象	73

第二辑

女计量工	85
卡一霞	97
心的歌	105
灵车西去	110
母与女	119

满族姑娘	125
工 地	134
手	138
八街女儿	144
洪水之夜	153
百年一遇手记	158
这里没有夏天	169

第三辑

宛平·弹孔·红指甲	183
最后的降旗	185
童 年	189
我属于这条大河	197
高 度	201
心 愿	206
战争插曲	209
古油矿	213
古直道	217
回游图	221
“盛世”回忆	224

水	228
旱 塬	234
线的风光	239
成陵和云	243
红旗压城	246

第四辑

小岛深情	263
长白山的雪	266
哈尔滨街头	268
大草原	270
由十八站到二十二站	272
江上快艇	276
吴八老岛	280
江东六十四屯	285
瑗珲这个地方	290
白马雪山	296
碧罗雪山	301
四莽雪山	320
玉龙雪山诗话	347

第五辑

将军的话	353
在窑洞里	356
“忘我”的沉思	
——忆吴伯箫	368
战士形象	
——记丁玲在前线	379
生活奖章	
——纪念骆宾基	391
不尽的哀思	
——悼念舒群同志	399
大漠雷声	
——艾思奇印象散记	403
南来雁	
——忆烈士张露萍	415
玉门人	
——记王铁人	423
水的因缘	
——读菡子《重逢日记》	431

第一輯

大 运 河

大运河，古老而又年轻。

它的闪闪波光，每个光点恰似炎黄子孙的脚印。两千四百年流水的回响，有人民苦难的哀歌，也有斗争胜利后的欢声。流水里还残留着皇帝筵席上的琼浆玉液；更多的是饥民的汗珠和血泪。

大运河有一副雄姿。在航测点上，它是一座平面雕像，清新、悦目。它又是大地碑记上不朽的一笔，南北贯通，永世不灭。

投入它的怀抱，觉得清新可爱。它和黄河长江一样，永不失它的青春。它的步履那样轻盈。它永远微笑。两岸的风景线，又那么对称那么划一，如同一张杨槐和芦苇点缀起来的画片，一刀切了两半似的。

多的还是芦苇。有人就有芦苇，它和人一样古老。新生的芦苇，又绿了一片。它高出水面，像是大地边缘的绿色绦带。小航轮的涡轮掀起一层层波浪时，它也随着滚动。抖动的绦带，自然而又富有韵律。不难想象，大运河有一颗欢欣跳跃的童心。

为什么要寻觅遗迹？是不是要在石碑刀刻上探寻古老涵义？遗迹又在哪里？瓜洲的集市，苏州的古塔，还是古城淮安？

河道加宽了，也加深了，几乎变成了一条新河。它向西开挖，宽出了原来的二倍或三倍。原来的运河躺在一旁休息。河道

中间留下一条中梗，也有挖断的地方，这一连串土堤就是原来的西岸。土堤傲然自立，上面遗留着不少茅屋、砖屋和丛丛杨槐。遗弃的土地也被利用着，有人渡过河来，种上菜蔬和小麦。它也是质地最好的土，于是又有无数砖窑兴起，日日夜夜为公社生产新大厦的建筑材料。

新老运河的交流，构成了迷人的景色。有时浑然一体，有时又界线分明。古运河水浅，河面幽静，没有船只去惊动它。它依附在大运河身边，不时吸引着游客的目光，以娱乐自己。又不时在自己胸膛上架起拦河大鱼网，这个景致，有不少诗意。细细看来，大运河两岸又不相同。西岸幽静，茫茫的湖泊被芦苇和村庄遮掩起来，仿佛联系着远古；东岸，在杨槐和芦苇中间，有一条笔直的公路，来往不断的汽车，不停地奔驰，像是与河里的船只竞走。是呀，它们都在和时间赛跑，四化建设刚刚起步，它们的目标远而又远……

不久前拍摄了大运河电视片，请尽情观赏吧！但不知道有没有留下柳堡的镜头，那是《柳堡的故事》这篇小说描述的地方。还有宝应港后的邵伯镇，解放战争在大庙里那进行了七天七夜。据说《东进序曲》这部电影就是在这里拍的。这些都是大运河为解放战争赢得的战功勋章。

宝应港应该说是大运河的交叉路口。整个大运河只有这里有一条通路向宝应湖。宝应湖下边是界首、高邮湖和邵伯湖；上边又有白马湖。几湖相连，而宝应湖又直通最大的洪泽湖。这些湖泊像是大地的叶肺，一片肺叶连着一片肺叶。在这交叉路口，每天有上千条船停泊或通过。

上千条船通过宝应港，河道显得有些窄了。那一天，客轮通过时，正好一列挖泥船队出港。二船相遇，猝不及防。客轮船长打了满舵，他又向外探身了望，只听他向靠近的几乎相撞的船只

命令一般的高呼：“掳好——舵！”“抬——舵！”而他自己在两个满舵之间，踹开板椅，几乎摔倒。好险的一场战斗。船闸有信号指挥，可是在这个易出事故的交通要道上，却没有一个水上警亭。

这里集合了一切船队。但各有不同的姿态。当年隋炀帝的船队，不知是什么样子，且不论它。今天的船队，真是洋洋大观。这里直通五湖四海。有本省和山东船队，也有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船队。本省船队和外省船队不同，就像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有所不同一样。内陆各省的船也有区别，这不是方头船和尖头船的区别，而是同一船体之间有所不同。现在实用的船体是拖驳。十几只拖驳由主轮拖运，拖驳几乎一样，但内行人会看出不同来。它们像一个个货箱，长方形，首尾翘起，舵楼多在尾部。舵楼里的人，这一队是妇女居多，一边看守舵，一边缝棉衣，那一队又是青壮男劳力，还有人在船头拉小提琴。无疑，这是两个单位的，又是两个系统的。比如粮食部门的船队，每年有一定的任务，完成计划就相安无事，显得轻松自在，就像机关里赋闲的汽车那样。还有一些小船队，不但船只少，而且船只小。它们装的货物多，一副负重的样子，似乎终年也得不到休息。这多半是市交通部门的。南下的船，运煤和砂子，也运白薯干，是运到常州造酒的。居多了是棉花和粮食。北上的船最惹人注目是宜兴的瓷器和陶器。也有大粪船，也有运砂子的小船。这种船多半是水泥做的，又平，又低，又矮，装的又多，吃水又深，舷口几乎和水面相平。这样的船队和省市的船队相遇，一看就知道一个是全民所有制，一个是集体所有制。大船一过，涡轮带起的水浪，威胁着平底水泥船。水浪打进船舱，就会沉没。常常看见迎面有人站在船上，举起拖把，或是挥舞双臂，请求缓行，避免意外。因此对大运河的汽轮，要限制马力，以不能翻船为度。这里还有

更小的船，或者说是全民和集体之外的个体船，它们也多半运少，装载更多，多运一船就多赚一点运费，而它们的危险也就更大。私人船只多起来是可喜的现象。它们不再用帆和摇橹了，向公家买一条报废大船，不过四千元，自己再安一只小马达，也不过千把元。

怎能不说是洋洋大观？这里陈列着各种船只，体制鲜明，通体合作，它们运着南北交流的物资，不论大船队小船队，不论公船私船，相遇时都讲礼仪，互相鸣笛，然后擦肩而过。它们和两列火车相遇多么不同，不那么气势汹汹，也不摩拳擦掌，船队显的雍容大方，和和气气，并不尽量展览和炫耀自己，好像它们干了别人不屑为和不敢为的事情。

其中也有农垦系统的船队。由于农场生产大量粮食和棉花，船只多，货运多，仿佛大运河特别为了他们才开凿的。国营农场占据了沿海一大片土地。盐碱地又是国营农场的惟一财富。因为只有国营农场才征服和改造它们。现在逐年向外延伸的盐场和盐滩，又是将来的盐碱地，将来它又都是国营农场可征服的地带。国营农场的土地无边，前途无边，因为陆地步步向海洋进占，陆地征服海洋，海洋又是无边的。这不单纯是幻想，这些幻想都已变为现实。而现实也有它的过去，不难猜出，今天这一连串湖泊，它不是东西向，而是南北相连，与海岸线平行，像一串极大的项链。在这块扇形土地上，像是古黄河这个喷口所造成的，它的冲击层一直向东挺进，于是，它的前哨由于海水的回灌，浑身披上了硝盐，这就是盐滩和盐碱地在大踏步地交替前进的原因。难道湖泊的前身，不就是历代的冲积土吗？难道那些南北相连的湖泊，不就是由于土地前进而留下的海水所积成的吗？这是一个多么真实的大实话。那末隋炀帝是利用这些自然湖泊才开凿运河的了？

这里有个湖泊群。这里又是淮河水系。这里有作为源头的长江，这里又是黄河的出口。湖泊北高南低，运河也是北高南低。它们与大运河相连，河湖共济，大运河有流不完的水；可是，水多的时候，湖水漫过河水，造成水灾，到了插秧用水时，湖水下降，河水又不利于航行了，这时行船人往往说“走船就不能放水，可眼下就该插秧啦，唉……”

由瓜洲到淮阴，淮安是最后一个船闸。那真是壮观，船只开进船闸，像掉在深谷里，信号台像在天上。关闸之后，工作人员手持钓杆，钓杆夹上一个夹子，用它把每只船的船票吊上去。不久，上游的水涌进来，等开船时，信号台又与船身一样平了。两水上下之差，足有五六米深。

瓜洲在南，出闸又一直向北。没有比这更直的路，在船上，一直向北，方位一点不差，像指南针一样准确，刀切的也没有这样直。还有什么比这更直，真的，刀切的也没有这样直。从地图上看，它比头发丝还直，和地球仪的经线一样直，没有一条路是这样直的，也没有一条河是这样直的。它直得连眼睛也不敢斜视，几乎近于神圣。大运河直线北上，在邳县与陇海铁路相交。陇海路又是东西向的一条直线，当这两条直线相交时，你才感到它的伟大的形象，这是中国版图上出现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这形象竖在宇宙之间，它就更加高大。

这不可思议的两大工程，——大运河和陇海路，它的端正的交叉形象，如同一个大十字金章挂在祖国大地的胸膛上。

黄河和长江，是庄严的存在，仿佛是现实主义的化身，大运河却是那么浪漫，它的那朵朵波浪带来那么多浪漫色彩……

(1981年)

火烧林

在考察队的旅程上，遇见过不少次林中野火。

万道山峦在脚下展开，一片火海突然映入眼帘，总是那么惊心动魄。千万条火舌，如同红色花岗岩雕成的莲座，那滚滚上升的黑色烟柱，就是地球上竖起的一根顶天立地的旗杆。气浪振荡不已；整个山岳，焦灼不安。汽车在山中盘来盘去，总离不开眼前这片火海。这时，在我忧心如焚的胸膛里，立下了永久的誓言：“林火必须停止。”

林火往往是雷电引起的，人为的大小因素也不能忽视。

河谷地带，夏热冬寒，加上过去民族纷争，人们逐渐在高山 on 种植五谷，并向那里迁移。古传的刀耕火种，给森林带来无数灾难。

有人说：“马帮”是山区不可少的运输列车，高山牧场又常常是“马帮”打尖的地方。“马帮”沿途烧起篝火，而用砍刀开辟牧场，又远不如火烧来得痛快。何况又传授着这么一条经验，任何牧场最好每年火祭一次，否则，不管“马帮”或是牛群，都得不到应有的鲜美的牧草。

我发现这里的山民，并不真正珍惜林木。这正是林木太多，而自己的需要又太少的缘故。一个人一辈子至多需要一口棺木，或是盖上一所木楞房。这一所木楞房，仅仅要一棵杉树打成杉板就够了。

“马帮”和背工们，虽然终年跋涉，在旅途上也不过点上一块明子，烧起一堆篝火。他们为了这堆篝火有着不少聪明办法。比如他们把路旁的松树砍掉一块树皮，叫树液慢慢流出来，那么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走到这里就有引火的明子用了。或者他们又把一棵树干，在一人高的地方沿着四周砍成缺口，让它慢慢死掉，又跟着慢慢风干，那么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走到这里把它轻轻放倒就是了。它可以升起许多篝火，又可以长长地燃烧。无疑这是一个受欢迎的好办法，因为任何一个旅人，在雨季的夜晚烧起篝火时，最怕找不到干柴。

在他们眼里，整个森林不是栋梁，也不是板材，只是一块块可以放在篝火中燃烧的小小的木片。

不少地方，利用冰雪、栈道和河流运送林木。在滇西北横断山脉这套办法是行不通的。只能依靠风化的片岩形成的陡坡，把一根根林木由山崖上部凿开的漏斗中投入，然后让它和沙土片石一齐下来，形成由流动的沙石和投入的林木构成的大瀑布。不过，如果有的林木一旦叉住，正在流动的瀑布也就会立刻面临死亡。有人臆断说：悬空的树干也有腐朽的一天，腐朽之后瀑布又会起死回生；但已是下一代的事了，而且这流送方法与整个森林比较起来，也只是涓涓细流，无补于大局。

如果飞涧上面，正好倒下一根树干当做桥身的话，我们就尽量赞美它。但是像这样物尽其用的例子，确实太少了。多少树木刮倒了，多少树木烂掉了，且不说焚于林火的大面积森林。

这次，我们翻越碧落雪山时，遇见了一块火烧林。它并非正在燃烧，而是已经燃烧过了的。只是时间并不久远，次生林还没有从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它刚好保存了火烧后的原始状态。

马帮小路在三千四百公尺高处，穿过了这片火烧林。眼前的景象，使我很久摆脱不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幻觉：我觉得耳旁忽忽

响起了风声，眼前燃起熊熊大火，老实说我的两腿有些发软，眼睛也禁不住紧紧合上。当我再睁开眼睛时，残存的树干像尖桩似的挺立着，枝条烧得光光的，浑身上下像精心地涂了一层黑黑的沥青，而且这沥青又从此些树木流下来，遍地皆是。凡有草木生长的地方，都染上了焦炭的黑色。

每一根烧过的树干，形状都不一样。有的对着天空伸出几条枯枝；有的根部烧焦，向崖下倒去；有的节瘤突出，显示种种扭曲挣扎的痕迹。看得出它们个个都同大火进行过一番搏斗，而又不能不被烧毁。

这样的火势，烧了多少天多少夜呢？人们对于大自然中这种火灾，尤其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有没有扑灭它的力量呢？惟有突降的暴雨才能扑灭天火。但是大自然的水与火的游戏，总能相伴相随奏出和平的凯歌吗？

最后，它变成了一片灰烬。一切都被黑纱罩住，没有一丝声息，没有一点儿生机。鸟雀都不在这里停留，旅人走到这里也不由得放慢脚步，眼睛蒙上一层忧伤。

我想象这次林火，也许先由山顶上烧起来的，山脊北边的气浪翻过来，压在森林上空，正好助长了火势。风有多大，树林上空的声音就有多么雄壮。每棵树都投入了战斗，反抗这场不意降临的灭顶之灾。从眼前遗迹来看，每棵树的遭遇不同，残存的树干也没有一个相同的。有的带着半身烧伤，还挺着胸膛；有的烧断了根部，它带着整齐的树冠猝然倒下；有的先从树心烧起，只留下了一段薄薄的外壳……凡是火舌做过各种残酷游戏的，现在都可以凭着残留的树干做出各种英勇抵抗的想象。

这是一幕悲壮的歌舞剧，它们呼着，吼着，甚至跳着。它们过去抵御风雪时，联合过自己的力量，这次，火比风雪更狡猾凶狠，它们中了敌人的彼此燃烧的奸计，带来了全体的灭亡。